

崇川往事

# 张謇致吴寄尘的一通佚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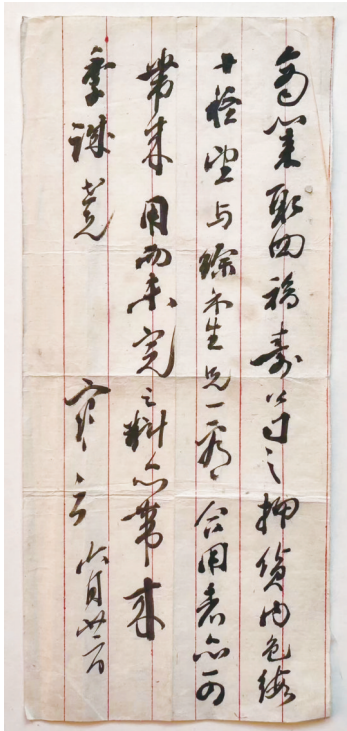
◎赵鹏

友人得到张謇致吴寄尘的一通佚札,深以为贺。强撑病体,记上几句。

先将全文录下:

商业取回福寿公司之押货,内色缎十种,与徐禾生兄一看,合用者亦可带来,用而未完之料亦带来。季诚兄。謇。六月廿二日。

要看懂此信,就得知一些背景。先是张謇邀沈寿来主持南通女工传所,则安排其丈夫余觉任南通贫民工场主任,谁知工场经营失利,亏欠严重,余觉乃提出以旧办失败的苏州福寿纺织工厂为基础,在沪扩充为福寿公司,图为东山再起。张謇、张謇兄弟为此予以支持,除各有投资外,还动员友人投资。公司成立不久,张謇已先感觉余觉办事奢靡、行为荒诞,曾提醒张謇,致有“拆白党”之谓。张謇初犹未信,结果公司则一败涂地。为了偿债,余觉将以前所购苏州马医科巷宅绝卖给张謇。此是民国八年(1919)底的事。到了民国十年沈寿去世后,张謇才开始对此公司进



行清算,我曾见吴寄尘民国十年农历七月廿三日致南通纺织局陈仲久函,谓:“前年福寿公司收店,所有欠款均由敝事务所代垫,即以该公司所余之生财存货存所,备抵一部分之垫款。顷悉贵局除将该公司存货择尤运赴纽约销售外,已余件约值五千元之货全数拍卖,净得银元式千馀,是贵局对于该公司处于清理人地位。”此正反映清算的情况,另外还见彼时张謇批陈仲久致吴信讯云:“当时福寿欠外之款,似皆由我代还,则福寿即系欠我之款,我应收回,但须查帐方明。季诚知之。”吴信与张謇批件,与上云张謇致吴寄尘信,所言同属一事,因知此信的时间也在民国十年,信中提及的徐禾生,乃女工传习所的会计。

附带一提,张謇既购得苏州马医科巷宅,余觉并没有因此而搬出,或许张謇也是看在沈寿的面子上,不想做得太绝。沈寿去世后,余张关系交恶,民国十二年底,张謇将马医科宅售出,把退房的事务转让给新房主了。

启海记忆

## 颐生美酒饷清官

◎陈红 白本

颐生美酒,产自海门,却名扬四海。1894年,状元张謇(张季直)回报乡里,于海门常乐状元街西侧创办颐生酿造公司,即颐生酒厂。全厂占地面积约有6万平方米。张謇从通海实业公司拨出3.2万两白银,又从各处再调集3.5万两白银,确保酒厂的初期运作。

厂名“颐生”,取义“颐养天年”,产酒为养生之酒。众多颐生酒中,最有名的要数茵陈酒。这就是一种药酒、保健酒,有养生之用。《本草纲目》就已推介茵陈:虽蒿草,终冬不死,更因旧苗而生,故名茵陈。颐生茵陈酒重选料、精工艺,先是浸泡四川茵陈、广东陈皮、西藏红花等药材,再加入定量白糖酿制,成酒后又长期窖藏。出厂后的颐生茵陈酒,呈杏黄色,入口醇和,入鼻清香,沁人心脾,健人肠胃。

1902年,海水来袭,厂房被毁,颐生停产。张謇重建酒厂,每年消耗600公斤粮食,出产100公斤大曲酒,多为60度。他还派人前往苏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酒厂学习。张謇为厂题名“颐生酿造厂”,又撰写对联“有林足供彭泽酿,如荣能表洞庭春”,意为产酒要像陶渊明饮用的美酒,产茶要像苏东坡饮用的佳茗。此言不虚,清末阶段,颐生美酒在意大利、日本等地博览会上获奖,“为中国酒类赢得了第一枚世博会金奖”。

至于通知地区的文人,也像陶渊明饮酒、苏东坡品茗,热衷饮用颐生美酒。张謇将颐生美酒馈赠同年友人如皋沙元炳。沙元炳又请如皋县令周景涛品尝。周景涛,字松孙,清末名医,福建侯官人,五岁失怙,依赖其母冯氏女红之力培育成才,光绪壬辰科进士,出任刑部主事、如皋知县、阜宁知县诸职。光绪病重,周景涛进京救治。辛亥革命后,他行医谋生,后因纵酒而卒,年48岁。周氏于如皋是一位廉官循吏,否则沙元炳是不会请他畅饮海门美酒的。沙氏作有一首长诗《以季直家酿颐生酒分饷松孙,仍用前韵代简》。诗中数句颇有价值,略说如下。

“念我风流宰,鞅掌作民牧。文书一尺强,何由洗尘浼。”所谓“鞅掌”“文书”都是形容周景涛公务繁忙。他忙什么具体工作呢?其中一项便是创办学堂。按照惯例,铸铜商人每年需要向县令送上大量钱财。周氏作为一名清廉官员,将赠金悉数用于创建如皋孤幼学堂(《福州名人志》)。这得到沙元炳的大力支持。于是沙氏又言:“我有颐生醪,春槽泻寒玉。藏自东坡妇,寄饷阅杜伏。送君试尝看,昼忙夜可卜。”在赞赏家藏颐生酒美味之余,沙氏还规劝周景涛倘若白天忙碌,尽可晚上享用。

海门的酒,南通的商,如皋的官,演绎出一段酒香中文人清廉雅事。

海陵旧话

## 1936年如皋县的防疫抗疫

◎程太和

2000年《南通市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1936年9月,如皋马塘、岔河、蒲西、南通县石港、姜灶等地流行恶性疟疾。南通区专署组织城区医务人员下乡治疗。据《政情月刊》载:“患者近十万,死者逾八千”。如皋、如东及掘港等地地方文史资料对此次疫情亦有相关记载。

1936年9月,在原如皋县第四(双甸)、第五(岔河)、第六(马塘)、第八(掘港)四个区(现均属如东县),以及南通县石港、姜灶等地发生了一次病情极为危急、传染极为迅速、死亡率极高的疫病,因为染病而死的人又快又多,民间说是“惹人瘟”“人瘟病”,西医说是“疟疾”“重症疟疾”“恶性疟疾”,中医说是“湿温时疫”。染上这种病的人症状是大热大寒,头剧痛,口大渴,有汗或无汗均不解热,欲饭不欲食,极为难受,烦躁不安。进而神昏谵语,抽搐痉厥。至此,回春者极少。此病一人得之,传染一家;一家得之,大都可以传染附近各家,幸免者仅是少数。而农村染此病者比集镇多,蔓延不数日,危害几十个

乡。其中,马塘区虹元乡有一个村庄叫“百担圩子”,共有91户,271人,染病人数竟达243人,死亡110人。死亡之惨烈,不忍目睹。有的人家差不多到了“灭门绝户”的境地。这次疫情为何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,其原因主要有三点:一是农村居住条件恶劣,房屋面积少,家庭人口多,家庭成员间容易传染;二是底层民众不注重个人卫生,“眼不见为清”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速度;三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、医疗条件差,导致传染病迅速蔓延。

如皋东乡(今属如东县)恶性疟疾疫情,引起南通区专署、如皋县政府高度重视。当时如皋县政府商请县中医公会组织有生力量前往疫区救治(其时,如皋县西医力量薄弱,仅有一家公立医院,乡镇有西医的更是凤毛麟角)。中医公会随即选派内科中医黄星楼、陈爱棠、邹云甫、卢震春、刘应龙、朱明轩、范凤梧、陈其华、宋永祥等12人,分成6个组轮流前往疫区应诊。乡镇亦派内科中医协助。其中,第一组在马塘区日诊者数以百计。第

二组到达岔河时,南通学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亦派医生携带多箱“双桃牌奎宁片”到疫区参加救治病人。省卫生防疫机构亦派员赴疫区调查疫情情况。

此次疫情流行与农村卫生条件等因素有关。疫情过后,如皋县政府在全县开展了大范围的卫生防疫工作,在各区公所设立卫生督查岗,学校、农民教育馆等场所配备兼职卫生防疫员,通过乡公所人员、保甲长引导农民做好家前屋后的垃圾清理,达到家前屋后无垃圾、无杂草、无污染塘、无死角的要求。引导农民联户开凿水井,多饮用井水,减少河水饮用量。在农村桥口、十字路口、水运码头、人口集中的村庄通过烟熏等形式进行消毒。对发生天花、麻疹、脑炎、霍乱、白喉、猩红热、恶性疟疾人员倡导有效隔离。引导农民多喝土牛膝根汤、养阴清肺汤,多饮薄荷茶、藿香茶、生姜茶、竹叶茶,多吃白萝卜、大蒜等预防传染病。乡村卫生措施的落实,县财政均给予扶持。上述举措的落实,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传染病的蔓延。

旧文新刊

## 丰记垦殖公司

◎王松亭

南通北兴桥同兴区丰记垦殖公司,原在民国初年系周扶九家的,取名周常庄。约在1919年间,由周扶九之子周渭滨和人家赌摊,一天就输了三十六万元。当时无法可想,遂将该同兴丰记仓抵押与上海银行三十六万元后,在1922年至1923年间,又向上海银行找了四万元,两共四十万元作为净与该行。

该公司土地共八百,合一万九千三百余亩,分为十圩:甲圩、乙圩、丙圩、丁圩、戊圩、己圩、庚圩、辛圩、北附圩、小圩,每圩有圩长一人。

公司内有经理一人、帐房一人、

垦员三人、厨司一人、长工四人。房屋厅堂五间、大棧房五间、厨房四间、厕所一间、门房三间、草房二间、学堂五间,计二十五间。

每年春租在农历三月底,开始议租。岸脚临田估议,主议一人,副议一人,开票一人,所议蚕豆和麦子两种,按向例三五议租,每亩产百斤,缴公司三十五斤。如块田,满足二十五亩,以向例缴公司三元七角五分,未满照减。每年秋租,在中秋节后开始议租。主议一人,副议二人,开票一人,照章三五议租。如亩产百斤,缴公司三十五斤。在开仓前一天,请开

仓酒皮菜两席,请各圩长及公司内的同人叙餐一次。

每年春租约收岸脚蚕豆四五十石,元、小麦二十石。每年秋租,单棉花一种,约可收二三千石之数(收数根据年岁丰歉)。

每块田如足二十五亩,顶首二百元,但是在开写时,佃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只缴顶首数十元,少的也有缴十元、二十元的,大多数欠缴的顶首,在岁丰收,或稍好,公司里即请圩长通知各佃补缴,绝对不肯放松。所以虽然丰收,佃农也过不到宽裕的日子。